

思美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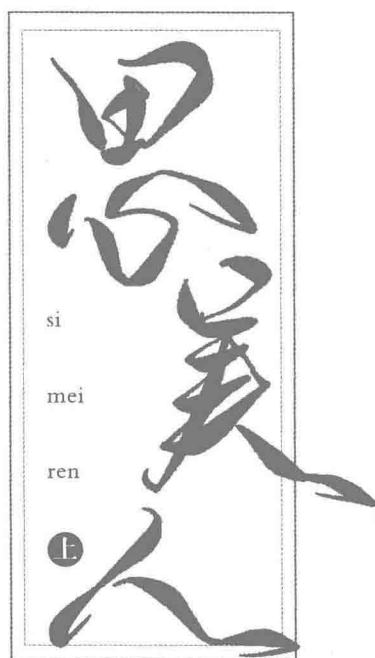
si
mei
ren

海青拿天鹅 / 著

有美人兮，见之不忘。
一日不见兮，思之如狂。

海青拿天鹅

作品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思美人 / 海青拿天鹅著. — 青岛: 青岛出版社,
2016.3

ISBN 978-7-5552-3514-9

I. ①思… II. ①海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18191号

书 名 思美人(全2册)

作 者 海青拿天鹅
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
责任编辑 那 耘

特约编辑 李文峰 周 莉

封面设计 苏 涛

版式设计 梁 霞
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
出版日期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
印 张 31

字 数 340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3514-9

定 价 55.00元(全2册)

编校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

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,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。

电话:010-85787680-8015 0532-68068638



第一部分

铜山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|----|
| 第 一 章 | 工妾 | 3 |
| 第 二 章 | 猎鳄 | 24 |
| 第 三 章 | 云梦 | 39 |

第二部分

句滋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 四 章 | 归郢 | 65 |
| 第 五 章 | 伐庸 | 95 |
| 第 六 章 | 仓谿 | 116 |

第三部分

郢都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|-----|
| 第 七 章 | 雨后 | 129 |
| 第 八 章 | 司衣 | 151 |
| 第 九 章 | 高阳 | 171 |
| 第 十 章 | 行猎 | 193 |

第四部分

湘君

- | | | |
|------|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潇湘 | 215 |
|------|----|-----|

目 录 下

第 十 二 章	契 约	237
第 十 三 章	刺 客	260
第 十 四 章	定 情	278

第五部分

丹阳

第 十 五 章	舒 鸠	303
第 十 六 章	常 邑	329
第 十 七 章	家 臣	360
第 十 八 章	太 一	385

第六部分

樊姬

第 十 九 章	羊 契	397
第 二 十 章	宗 庙	416
第 二 十 一 章	郑 姬	434
第 二 十 二 章	司 败	444
第 二 十 三 章	樊 国	461

番 外 一 阡陌的背包 476

番 外 二 阡陌日记 482

独 家 番 外 审的自述 486

第一部分

铜山

SI MEI REN
思美人



第一章 工妾

大船晃了一下，不少人被惊醒，狭小低矮的船舱里响起一阵嗡嗡的说话声，惶恐不安。

舱壁有些狭小的缝隙，阡陌回头凑近一条缝隙望出去，光线在她脸颊上落下一道白痕。只见天已经半亮，外面却似乎白雾茫茫，什么也看不清楚，只听到哗哗的水流声。

她稍稍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肩膀，肚子早已饿得咕咕叫，喉咙干得冒烟，但是她跟船舱里的其他人一样，不敢乱动。

自从被抓住塞进这条船里，已经过去了两日两夜。双手连着脖子，被粗绳子捆着，船舱里弥漫着排泄物和呕吐物混合在一起的恶臭。由于之前的逃跑和躲藏，阡陌身上的衣服脏得辨不出颜色，可她已经习惯了，用膝盖支撑着手臂，静静地坐在一角。

光线暗淡，旁边的中年女人搂着一个女孩，正轻声说着什么。女孩的头靠在她肩膀上，摇了摇。似乎察觉到阡陌在看她，女人的目光瞥过来，露出羞涩的微笑。

阡陌牵牵唇角，收回了目光。那女孩只有十一二岁，昨晚高烧，幸好阡陌搞户外活动的时候习惯随身带一点常用药，便分出了一点，帮女孩退了烧。

女人很感激她，叽叽呱呱地说了许多话。阡陌竖着耳朵，无奈自己临时抱佛脚学来的那点儿土话实在有限，只能听出她是在感谢自己。

这个鬼地方，阡陌到来得莫名其妙。她只记得自己跟着户外协会的人在大山里

徒步，不料却下起了大雨。为了避开山洪，众人匆匆转移，阡陌不慎滑倒，跌下了山坡。

她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可睁开眼，却见到了这些人。他们说的话、穿的衣服、住的房子，都原始得难以置信，阡陌觉得自己仿佛置身外星球。

阡陌不是个遇事慌张的人，最初的着急和不知所措过去之后，她靠着用手比画这种原始粗笨的方法，在一个不知道是村落还是山寨的地方落了脚。那些人不认识钱，却对她的背囊很好奇。阡陌拿了一些东西出来，跟他们交换了些食物和歇宿的破茅屋。

她用惯的语言和文字在这个地方都行不通，阡陌要打听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。很偶然的一个机会，她看到一个首领模样的人拿着一卷竹简样的东西在念。阡陌看到了那竹简上的字，不禁震惊不已。

阡陌的爷爷是古楚文化学者，阡陌从小耳濡目染，对楚国的文字认识不少。

阡陌虽然听不懂那些语言，但简书上的字她却都认得，字形、构造与楚国的简帛文字无异。她灵机一动，尝试着用自己认得的楚文字与那位首领沟通。不出所料，那人看着木板上的字，惊奇万分。

时间一天天地过去，阡陌靠着文字，把语言渐渐学了起来，谜团也渐渐解开了。她身处的地方，叫舒；自己所在的这个山寨，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落。部落里的酋长曾经到过楚国，他告诉阡陌，她照着简牍上学的语言，正是楚语。

虽然阡陌早有心理准备，但是知晓了这些之后，仍然感到不可置信，但现实就摆在眼前，阡陌为了了解更多，只得每天跟着酋长学习楚语和土话，希望能找到回去的方法。

然而没过多久，战争便爆发了。酋长带着山寨里的男子出去，据说是要跟其他部族联合起来去对付敌人。

但是，他们没有再回来。数日之后，几艘大船突然出现在江边，许多手拿长矛弓箭的人冲出来，山寨里的人吓得惊惶逃跑。

阡陌知道一定是发生了大事，可在荒山野地里，她跑得不如别人快，最后还是被逮住了。

那些人没有伤害她，只是把她扔到了这艘船里面——一艘全是人的船。

船又震了一下，像是触到了岸。头顶的舱门突然打开了，伸入一架竹梯，两个肤色黝黑的粗壮大汉从舱门处下来。人们发出惊惶的声音，如同受到惊吓的羊群，拥挤着躲向角落。大汉们凶神恶煞地骂着什么，用手里的鞭子到处抽，把舱里的人

赶了出去。

好些人哭叫起来，阡陌被拥挤着攀上竹梯。强光刺眼，船身不停地摇晃，她抬起头，船上有好些人，手里拿着又尖又长的矛对着他们，正是两天前在山寨里抓她的那些人。

纵使生性冷静，阡陌也被这样的场面逼得六神无主，只能和别人一样，低着头被驱赶着向前走，如同牲畜。她想问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无奈周围人说的话她全都听不懂，自己在山寨里学的土语和楚语都派不上用场。

一块厚实的长木板把船舷和水岸连接起来，人们小心翼翼地登上去，往岸上走。

阡陌向四下里窥去，只见沿岸足有十几艘这样的船，每条船都在下人，如同蚁群。岸上吵吵嚷嚷，有更多拿着长矛的人在指着他们，有人麻利地用长绳子把所有人连成了长队。

奴隶！

这个词在阡陌的心里已经毫无疑问。

她和船上的女人们绑在了一起。前头，是刚才船上那个生病的女孩；再往前，是女孩的母亲。

路边有几口大陶缸并排放着，里面盛着粥水。每口缸旁边都站着人，用瓢把粥水舀出来让奴隶们喝。还未走近，阡陌就已经闻到了馊味。

奴隶们饿了两天，顾不得许多，瓢一递过来就立刻捧着狼吞虎咽。

那些人却并不是很有耐心，常常一瓢没喝完就把人推走，再舀起给下一个。奴隶稍有迟滞，就会招来鞭子。

阡陌看到那些缸口上爬着的苍蝇和里面漂浮着的一些不明物，不禁一阵恶心。

吃饱了才能逃出去！她在心里大声道。当瓢递来的时候，她略一迟疑，立刻大口大口地吞下去。

味道很不好，但两天未沾水米的胃却好受了许多。

奴隶们被十个一组地串在一起，排成长龙，慢慢向前走。路边，拿着长矛的人监视着他们，有的人神色轻松，三三两两地闲聊着。

阡陌经过时，忽然听到几个词传入耳中，有一点点熟悉。心中像被什么敲了一记，她忍不住朝那些人看去。

其实在被捕的时候，这些人的装束就已经给了她隐约的答案。

头发结在头顶，相交的衣领，衣襟长到大腿，还有他们的鞋子，阡陌曾经在博物馆看到过。

最重要的，是他们的语言。

楚语，阡陌听了出来，他们正盯着队伍里的女人，评论着这个好不好，那个好不好……突然，有人笑着喊了一声，走过来，把阡陌拽住。

她大惊抬头，只见刚才聊天的那几人全都在看着她，有两三个带着不怀好意的笑，盯着她的裤子。从他们的眼神里，阡陌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

她长衣长裤，跟其他衣不蔽体的人比起来，其实是最严实的，但是这里的人穿着习惯却并不一样，他们再衣不蔽体，也会用布把腰胯围起来，而阡陌身上的裤子看上去却是两腿分明。在他们眼里，或许跟穿三点式没什么区别。从前，阡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借来了大块的布把腰下围了起来，但是她被抓到船上的时候，那块布不见了……想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，她简直要疯掉了。

那人用刀割着她的绳索，想把她带走。

“不……求你，不……”阡陌挣扎着，“求你……”

那人听到她结巴的楚语，有些惊讶。这时，走在前面的那个女人突然不走了，冲着阡陌大声地喊叫着。

许多奴隶回过头来看，队伍被拉扯着停滞不前。那几人见状发了恼，抽出皮鞭就要去打。就在此时，前方突然传来一声大喝，一个腰佩铜刀的人怒冲冲地走过来，朝着要带走阡陌的那几人呵斥着。

那人似乎是个头领，几人连忙住了手，讪讪地走开了。

队伍重新恢复了行走，阡陌浑身狼狈，虽然松了一口气，却仍惊魂未定。妇人回头看着她，对她笑笑。

阡陌却一点也笑不出来，下意识地说了声“谢谢”，却想起对方也许根本听不懂，只得感激地朝妇人点头。她的身体仍然在发抖，强自平复着心里的恐惧，用手肘擦掉了脸上的泪水。

刚刚下过雨，不足三米的路面又湿又滑，穿过一片树林后，面前忽而开阔起来。

荒野中还带着迷离的雾气，起伏的山丘树木葱郁，低洼处是湿地，长满了芦苇和蒿草。路似乎是专门开辟出来通往水边的，人走过，湿地里不知名的鸟群被惊起，成千上万地飞向天空，变幻旋转着，像一块被风吹拂的轻纱。

阡陌望着眼前奇景，手里攥着刚才假装跌倒时拾的石子，不停地割着腕上的绳索。但是双手都被绑着，角度费力，而且这绳索刚才被重新绑上，结实得让她崩溃，许久也没磨开多少。

太阳出来，晒着跋涉的众人，路上无遮无挡，渐渐变得闷热起来。

或许是为了防止有人中暑倒下后处理麻烦，每走一段，奴隶们都会被允许到路边的小溪里喝水。饶是如此，走在阡陌前面的女孩也有些支持不住了，耷拉着头。

妇人满脸着急，想扶她，手却被绑住，只能用自己的手肘撑着女孩的手肘，艰难地带着她走。

阡陌走在后面，见着女孩脚步跟不上，就会扶上一把。路上，有被俘时受伤实在熬不住的人被拖出队列，在路边一动不动地躺着，死气沉沉。

阡陌不忍多看，跟母女俩扶携着，低头走过。

就在阡陌以为大概还要走很久的时候，于落日的余晖中，她望见大地仿佛突然凹陷，一个巨大的谷地出现在面前。

阡陌很难用言语形容眼前的景象。

确切地说，这不能算是谷地，从周围石山上层层开凿的痕迹来看，这应该是人工挖出来的。

无数的原木支起木架和草棚，谷地里像是布满了井洞的巢穴，人则像是生活在这无数井洞中的蝼蚁，进进出出，却又有条不紊。道路顺势延伸向下，远方，只见浓烟滚滚一片，将天际和太阳的余晖一并湮没。

后面响起了乱糟糟的声音，阡陌等人被军士推到路边，差点跌倒。回头，只见一队马车飞驰而过，马蹄强健，木制的车轮隆隆作响，泥水飞溅。阡陌连忙背过身躲避，等她想到要看看清楚时，那队车子已经过去了，只见到车后旗子拖着长长的旗尾，在风中飘扬。

路旁的一块大石下，两个看起来疲惫至极的人一边喝水一边说着话。一个监工模样的人看到了，骂着拿着鞭子走来，他们连忙拾起地上的竹筐快步逃走。

这时，几个人背着竹筐走过阡陌身边。他们蓬头垢面，脸脏得像煤炭工人，大多衣衫粗陋。他们的竹筐看起来很沉，有的装着淡绿色的大石头，有的则是暗红色的矿土。

阡陌的目光忽而凝住。

铜矿？

她愣了愣，猛然回头望着那些原木支撑的矿井和巷道口，遍布矿山，有条不紊。

山川地貌，跟记忆中的模样慢慢重合，阡陌睁大眼睛，心扑通扑通地跳着。

铜山的工尹突然接到楚王驾临的消息，很是措手不及。他匆匆赶到铜山官署，才进门，就看到一位身着高冠长衣的年轻男子立在案前，手里翻检着简牍。

楚王已经看到了工尹，侧脸映着淡淡的天光，不怒自威。

工尹心里有些忐忑，楚王年轻，出了名地行事不羁。他来去如风，又喜怒无常，工尹必须小心应对。

“寡人来看看铜山。”未等工尹客套完，楚王便开口淡淡道，目光掠过竹简上的字，“近来铜山出矿少了，可是有难处？”

“禀大王，”工尹忙道，“近日出矿少，乃是由于连降大雨，矿坑中多有积水。又兼上月矿场突发疫病，死了好些工隶。此事，臣已经报知令尹，这两日已有不少工隶送到，铜山中也正加紧开采。”

楚王点点头，放下手里的简书。他踱出厅堂，走到栏杆边上，风吹来，他的两袖微微扬起。

先王重视鄂地矿山，为了便于控制，将官署修在铜山边的坡地上，能够俯瞰整个矿场。

楚王望望头顶，天空广阔，暮色已经降下，残日挂在远山那头，余晖将天空染作淡淡的紫色。官署中的庭燎明亮，矿场中，也已经点起了无数的火把，照着密布的矿井，劳作的人络绎不绝。

“方才寡人路过矿区，见到许多新来的工隶。”他忽而道，“何处而来？”

“新到工隶皆来自扬越、群舒之地。”工尹忙答道，“上个月酋首作乱，司马前往剿灭，所获工隶都送来了矿场。”

楚王望着远处的点点烛燎，问：“矿场中工隶，当下人数多少？”

“一万三千余人。”工尹答道，“若无意外，这两日当可增至一万五千人。”

楚王沉思片刻后，道：“近来雨水丰沛，气候溽热，工隶终日劳作，又住于这般居所，何以防疫病？如此以往，多少工隶也不足折损。”

工尹讶然，小心道：“大王之意？”

“寡人问过百夫长，工隶所居屋舍，已两年未曾修葺，又有大批新人来到，无处可居，出矿缓一缓无妨，明日起，让工隶轮番造屋。”

工尹听得他如此吩咐，忙唯唯连声。

阡陌没有估计错。

包括她自己在内，矿场里的人多如虫蚁，绝大部分是做苦工的奴隶，但她至少已经知道了自己在什么地方，甚至大致的年代。

一个由说古楚语的人管理的地方，当然是楚国。楚国历史悠久，各个时期的疆域都不一样，但是，在现代，唯一已知的大铜矿，是铜绿山。

此山位于鄂和扬越之间，春秋之初，楚子熊渠吞并鄂国。后人推测，楚国控制了铜绿山之后，充足的铜料使得楚国的国力大增，由此奠定了其之后几百年称霸一方的基础。

阡陌第一次意识到这些的时候，望着远处的矿场，手心里出了一层汗。

她曾经来过这里。

在她生活的时代，她曾跟着爷爷奶奶去过几次铜绿山，参观里面的遗址。

记忆中那些残存的木构，仿若瞬间恢复了生命，变得结实、崭新。它们密布为板，排列成墙，支撑起数量庞大的矿坑和井道。她记得自己曾经在偌大的陈列馆里，一件一件地端详过那些在矿坑里出土的遗物。而现在，自己身边这些无法计数的低头劳作的奴隶，就是那些遗物的主人。

但是这些认知，并没有让阡陌兴奋多久。她来到这矿区的第一晚，简直就像是在地狱里度过的。

简陋的草棚，睡了十几个人，每个人都很长时间没有洗澡，身上一股浓重的馊臭味道。不仅如此，这里还有成群的蚊子、跳蚤。阡陌长这么大，第一次知道了被跳蚤咬是什么滋味。当她好不容易要入睡了，突然觉得手上有什么东西在动，凉凉滑滑的。她睁眼，借着月光看得清楚，立刻条件反射地弹起——那是一条蛇！

阡陌的尖叫把周围许多人惊醒了，睡在她旁边的一个中年女人看到那蛇，从容不迫，一脸困倦地伸手将蛇抓起扔开，倒头继续大睡。在周围人责备的目光中，阡陌深深地明白了什么叫温室花朵、无用书生。

除了环境，语言仍然是最大障碍。周围懂得说楚语的人很少，阡陌用得最多的交流手段，仍是用手比画和白痴一样的微笑。

她猜自己这个样子，在别人眼中，或许就是从比蛮夷还要蛮夷的地方来的，不仅话不会说，活也不会干，还穿着一身奇怪的衣服。不过，她发现傻笑也有傻笑的好处，当她不够力气或者笨手笨脚时，这些人虽然会露出奇怪和鄙夷的神色，却仍愿意帮助她做一些。

但既然是奴隶，待遇就不会多好。阡陌来到此地之后，每日的工作便是跟着女人们打水、烧火和搬运。从早干到晚，由监工看守着，被发现偷懒就会招来一顿鞭子。她的体育成绩不错，但并不代表她能干活，繁重的劳动过后，回到草棚里的时候，她都会觉得自己就快要死去了一样。

而无论男女，到晚上收了工，就要重新把手和脖子绑起来睡觉。幸好白天的活实在太累，已经让人没有精力计较晚上那道绳子有多不舒服。阡陌被绑着，居然也能睡着。

阡陌想，如果爷爷也到了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会有多兴奋。他做了一生的学问，所有的目的不过是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怎么说话、如何生活的。

但是当她想到自己现在的处境，又觉得爷爷还是没有来过这里才好。

跟她一样被捉来的人，许多也并不甘心。每天都有人想要逃跑，但是这矿场四周都有山和围墙，徒手很难翻越。她曾经看见过一个人，趁着看守的士兵不备去翻墙，被发现了，士兵远远地将长矛用力掷去。

那是阡陌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杀人场面。长矛的一头透胸而过，那人摔下来，抽搐了几下就没了声息。

夜里，阡陌做了噩梦，但是却更坚定了逃跑的决心。

阡陌不鲁莽，她在积极地寻找着稳妥的机会。

没过两天，一个好机会就来了。矿场的人太多，没地方住，官吏开始让奴隶们修葺屋舍。

对于阡陌来说，这屋舍就算修得再好，也不如城乡结合部拾荒者住的屋子像屋子。低矮的吊脚楼式样，竹篾夹着茅草充作墙壁，屋顶也是茅草做的，只能勉强做到不漏雨。

但是，修葺屋舍需要茅草，而收割茅草的地方，是在矿区外面。

阡陌本来就是割草的，这一回，很自然地被分到了割茅草的队伍里。

她仔细地观察着：割茅草的地方是一块坡地，不远处有一条河，还有一片山林。如果有心要逃，这个地方十分不错。她还观察到，河边的一根木桩上，拴着一只破旧的小船。

茅屋修葺完毕还需要些日子，阡陌等待着时机。她从小游泳就是强项，只要那些士兵再稍稍松懈些，让她可以靠近河岸……

“陌……”这时，阡陌的胳膊被扯了一下。她回头，阿姆正看着她，指了指脸。

阡陌明白过来，刚才出汗，脸颊痒痒的，她就忍不住用手去抓。看看手指上，黑黑的，是从脸上抹掉的灶灰。阡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阿姆去抓了一把灶灰回来，悄悄地给她补上。

阿姆就是跟阡陌一起来到矿场的妇人，她的女儿称呼她的发音像“阿姆”，阡

陌就跟着叫她阿姆；她女儿的名字发音像“阿离”，阡陌也就跟着叫女孩阿离。阡陌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了她们，却教得有些费劲，最后想了个折中的方法，让她们管她叫“陌”。

阡陌和这母女俩算是患难之交，她们对阡陌也多有照顾。

来到矿山的那个夜里，阡陌跟着其他女人去水井边洗漱。她把脸上的污垢洗干净，阿姆看到后，拉着她叽叽咕咕比画了很久。阡陌看了半天，明白过来，她在告诉自己，脸不能洗干净，不安全。

阡陌的皮肤白皙，本来就跟这些常年劳作的人很不一样。在这个地方，女人是极少数，一个毫无身份可言的女奴隶，长得引人注目并非好事。所以，女人们风声鹤唳，就连上了年纪的人，也都会每日往脸上擦一把灰，唯恐被人惦记。

不仅如此，阡陌也吸取了之前的教训。她把穿在外面的长袖开衫当作围裙，把腰下的部分围住，让自己的打扮看来跟别人有那么一点像；她还把脚踝以下多余的裤脚裁开，做成布条裹住手，以防自己在老茧长出来之前被水泡给疼死。

有时，阡陌觉得自己这样简直悲惨得无以复加，但是再仔细看看周围的人，她就会平衡许多。

阿姆她们被劫掠到这里，背井离乡，好些人已经衣衫褴褛，而阡陌不但有一身长衣长裤，还有一双鞋，简直就是个富人。因此，她十分低调、谦卑，从来不洗衣服，并且任由泥浆把鞋子糊出一层泥壳。

铜山工尹刚刚上任一年，踌躇满志。上回楚王突然来到，住了两日便离开了，他虽小心伺候，却觉得做得仍不够。

矿山的官署虽不错，可楚王在郢都养尊处优，这边却连个佐宴的乐人也没有，相较之下，是清苦得很。工尹不想错过讨好楚王的机会，有些着急。

幸好，他的族兄小臣符是楚王的近侍。工尹向他提起此事，想请他从国都中寻些女乐来。

不料，小臣符将他骂了一顿。

“你以为这是在宫里？大王可不糊涂，铜山这般重地，官署竟有女乐，岂非找死？”

“不敢不敢！”工尹唬了一下，却觉得不甘，“可如此，便是无法了？”

“动动脑子。”小臣符笑笑，“大王虽脾气难测，但毕竟是个年轻人。我听闻，附近泽中近来鳄鱼凶猛，乡人都嚷着要治鳄。待得大王来到，你禀明一二……嗯？”